

走进金龙别样春

刘传福 刘健 摄影报道

赏菜花丛中舞龙、游官渡七里长廊和老街、吃生态无公害蔬菜、体验自由的采摘乐趣……这些令广大旅游者心动的一幕幕,笔者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乡找到了。作为泸州市级生态乡镇,近年来,金龙乡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繁荣夯实乡村旅游业发展。如今笔者走进该乡,亲身体验金龙乡尽展的别样春天。

赏

金龙舞动菜花丛

“好,太精彩了!”3月13日,金龙乡金龙社区的一片菜花丛中,一支“女子龙灯队”的10余名队员穿上绚丽多彩的礼服,在金黄的菜花丛中尽情舞动着一条五彩的金龙。金龙时而上下翻飞,时而直身前冲,时而俯身倾听,时而仰头望月,时而抢宝,时而戏水……独特地道的精彩表演,给菜花地新增一番别样的风情。曾经间断10多年的金龙舞,在该镇的积极组建下,今年再现“江湖”。

据了解,“女子龙灯队”成立于1992年,因舞的龙与该乡乡名“金龙乡”有一字相同,故而取名“金龙”。成立之初,舞龙队员全是30至50岁之间“清一色”的19名女性村干部,每年在节假日期间,都会为群众义务演出上百场。直至到1996年,由于村级班子调整,苦于因女性村干部人数减少而搁置了下来。

“我们再次组建起来,就是让村干部带头繁荣文化,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乡村旅游中,实现文化和旅游同步发展。”金龙热舞现场,该乡党委负责人告诉笔者。

据介绍,今年,该乡投入2万余元,定制11米长的彩龙,并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雨坛彩龙”的传承人谈燕做编导,重建“女子龙灯队”。

“这支龙灯队全部来自全乡各村组的文艺骨干,表演除了具备传统龙舞的阳刚之劲外,还带着一分女子特有的柔美灵动之感,展现出金龙新时代巾帼不让须眉之气。”接受采访时,“女子龙灯队”的特别顾问程世军告诉笔者。

游

长廊老街穿越历史时空

坐在泸龙胡1号游船上,呼吸着格外清新夹杂着花香的空气,静观游船划过清水的涟漪;偶尔,一条鱼儿平空跃出水面,和着油菜花倒映在水中的色彩,瞬间打碎游客的遐思……在该镇官渡七里长廊观光旅游区,笔者一行目睹了别样的春天。

所谓七里长廊,是位于官渡一个叫“七里正”的地方。大约7里长的河道笔直向前延伸,河水清澈,空气清新。河的两岸,种满了金黄色的油菜和成片的龙眼。随着游船沿河直上,可见两个方圆的小岛。河边和小岛上,众多的人在垂钓。

据当地群众流传,很早一位官人经过这里,处罚没收了这里的一艘黑船,将变卖的资金修建了此渡口,并找专人免费义务接送过河的群众。群众为了纪念这位官人,重新将地名改名为“官渡”。

据了解,该旅游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,进行以种植、生态观光、旅游度假、水上经济为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。在发展种植的同时,把官渡建设成为“船横野渡、白鹭风中、龙眼摇曳”的生态旅游地,尤其适合休闲赏景、垂钓泛舟。

在这里开了20多年船的驾机员王章定介绍,目前,正是游客旅游的好季节,该段水上的游船多达10多条。每天来玩的游客不下数百人,他天天都得开10个来回。

渡口不远处,一条古街一直延伸到远处。古式的建筑、条形的石板、青青的瓦片、古老的雕刻……十分打眼;古街上,一些老人悠闲地坐着板凳闭目打盹;有些则约上邻居,摆起龙门阵;脱落少许泥土的篱笆,则令人想起那个久远的年代。

居住在老街上的75岁老人韩德顺告诉笔者,其实老街不止一条,在居民的习惯性称呼中,一条叫“还((huan)横的意思)街”,另外一条叫“横街”,“虽然意思相近,不过,一说大家都知道。”

“古街在10年前还热闹得很。”指着支撑着屋檐的长满青苔的柱子,群众诉说着古街上百年的历史。

吃

开心农场品尽“生态”

龙眼边摘边吃,草莓边采边吃很正常。折耳根边摘边吃是啥滋味呢?在该乡的金坝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现实版“开心农场”,笔者有了新的体验。

示范园内,笔者看到,白菜、芹菜、韭菜、萝卜、折耳根、黄瓜等10余个品种成为了体验的对象。“与野生的没有什么区别,而且更嫩。”采吃着折耳根,游客钟女士的脸上露出一丝丝享受。

据农业示范园区的业主李加强介绍,该区是集花木合作社、农机专业合作社、蔬菜合作社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。蔬菜区采用大棚种植技术,全是利用有机肥进行栽种,保证了蔬菜的品质。而在销售上也没有问题,不仅实行了“农超”“农校”对接,还推出采摘农家菜体验服务。

“与其说是‘不知火’,还不如说‘不上火’!”品尝着柑橘,游客调侃起来。在官渡西坛天竺片区,一种特别的柑橘让你吃不够。

几年前,谭子平承包流转该地200余亩低产林山,引进“不知火”柑橘和桃树进行试种。在他精心管护下,今年“不知火”喜获丰收。

“不知火”风味极好,果品极优,有“一口脆、二口甜、三口蜜甜甜”之说,深受消费者喜爱;而且成熟期比一般柑橘迟后两月左右,市场价格也不错。

接受采访的时候,谭子平正用摩托车拉着满满的两框“不知火”给预定的商贩送去。“你看嘛,果园内到处都是采摘的游客。”停下车,谭子平指着果林笑了起来,豆大的汗珠间透出丰收的喜悦。

时值下午,回到官渡,古街上的酿酒师古坤云端出他的古家十年老酒给笔者一行品尝。老酒醇厚、温和,没有一丝辛辣苦的味道,瞬间满屋飘香。

酒香不缺美菜。据介绍,金坝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10亩鱼塘里,土豆喂的鲢鱼、鲫鱼、鲤鱼等各类生态鱼,随时等你垂钓来。

『圈县热』考验城镇化破局之道

近期,中国不少城市陆续进行大手笔的“撤县建区”行政区划调整,一波席卷东中西部的“圈县热”悄然兴起。这股风潮在冲击中国现行行政区划格局的同时,也考验着各级政府新型城镇化的破局之道。

备受关注的江苏省会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日前获得国务院批复,原四区合并为二,仅存的溧水和高淳两县,分别在原区划范围内撤县建区。南京市民政局局长陈学荣说,撤县建区将消除县与主城的政策差距,利于市区的人才、资金、产业向两地集聚,而两地资源也将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。

撤县建区还在中国很多地区上演。在西部,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,2011年底呈贡县成功实现撤县建区后,下辖6区4县3自治县1县级市的昆明市,除禄劝彝族自治县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两地暂未提出撤县建市(区)之外,其余县都启动了建市(区)计划。

而据记者粗略统计,眼下仅贵州、云南、陕西三个省份,提出撤县设市(区)的县份即超过40个。

分析人士称,撤县建区是中国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重构,将在客观上推动当地的城镇化发展,促使县域经济尽快摆脱农业为主的单一发展路径,释放更多增长潜力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中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曾掀起过一波撤县设市热,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步伐。但1997年之后,国务院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。此后,撤县建区开始成为不少地区调整行政区划的新举。

“市管县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,近年来撤县建区工作一直在上报。”原高淳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一些县撤县建区后,赢得改革先机,城乡协调发展突飞猛进,“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”。

南京市江宁区2000年撤县建区,经过十多年发展,已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;地区生产总值从当初的不足百亿,跃升到2011年的近760亿元,较撤县建区前增长了6倍多;人均GDP从2000年的1528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逾1万美元,同样是之前的6倍多。

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高国希认为,对辖区人口、产业体系等已经融入城市、成为城市核心部分的县,撤县建区符合发展规律,能够激发区域活力,“打个比方,就是‘唤醒了沉睡的雄狮’”。

但撤县建区也非全无风险,如果操之过急、单纯追求速度,也可能出现建区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减弱的问题,高国希将其称为“雄狮”变“绵羊”。

“撤县建区能带来一些好处,但也意味着原来很多决策权将被上收,发展自主权受限。”高国希说,是否撤县建区、如何撤县建区,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中国新型城镇化破题,必须直面行政区划调整挑战,而其中“财政蛋糕怎么分”是绕不开的焦点。一些专家认为,个别地市热衷撤县建区,动因之一是当前“市管县”财政体系与“省管县”财政体系之间的矛盾。

2009年财政部下发《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》,确定在2012年年底前,除民族自治地区外,力争实现在全国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目标。

“省直管县”后,县级直接与省财政发生结算关系,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地市级政府的财力。在这一背景下,不乏一些地市级政府担心所辖县份脱离自己管辖,因而加速撤县建区。

一些学者则担心地方政府在利用“新型城镇化”的名义推进撤县建区过程中,损害农民土地利益。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表示,通过撤县建区,地级市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扩大中心城市建成区的面积,城建用地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增长,这也是很多地方热衷撤县建区的一个主要考虑。

还有一些研究人士提醒,撤县涉及的农民问题,会在一定时期内突出表现为农民既没有享受到“市民”的社会保障待遇,又将失去国家惠农政策给予的补贴等,对此应当引起足够重视。

(来源:新华网)

